

毛詩傳箋通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魯頌

桐城馬瑞辰學

駟

駟駟牡馬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正義駟駟然腹幹
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作牡馬釋文牡本
亦作牧瑞辰按正義云所牧養之良馬正釋經之牧馬
又云定本作牡馬則注疏本作牧馬無疑今作牡馬非
其舊也顏氏家訓言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又文選李
陵荅蘇武書李注及藝文類聚九十三引詩皆作牧馬
唐石經初刻作牡改刻作牧足利本亦作牧惟顏氏家
訓言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初學記二十九白氏六帖

九十六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詩皆作牡釋文本相
臺本亦皆作牡今按牧與牡本一聲之轉其字同出明
母故本或作牧或作牡據說文兩引詩皆作牡馬揚雄
大僕箴僖好牡馬牧于垆野釋文引艸木疏云牡隲馬
也以釋經文牡馬則當从釋文本作牡馬爲是古馬政
惟牡馬在牧若牝馬惟季春合牧見月令則非季春卽
不在牧可知故詩但言牡馬耳胡承珙曰凡禽獸之類
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者言之至釋
文云駟說文作驍又作駟同按驍與駟音不相通駟與
駟實一聲之轉其字同出見母說文駟馬肥盛也舊蓋
引詩駟駟牡馬今本引詩四牡駟駟因下驍字注引詩

四牡騤騤而誤玉篇駢馬肥壯盛兒駢同上以駢與駢
爲一字之異體不言駢與駢同作駢駢者蓋三家詩說
文又引詩驍驍牡馬段玉裁謂當作四牡驍驍爲崧高
詩四牡躑躑之異文

在垆之野傳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林外曰垆箋必牧於垆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瑞辰

按爾雅多郊

外謂之牧一句李巡本牧作田毛傳無之垆說文作口
注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
曰象遠介古文曰从口作回或从土作垆亦無郊外謂
之牧一句又據叔于田箋及遂人注皆曰郊外曰野是

毛及許鄭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與李孫郭本異確有明證正義據今本爾雅遂謂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其說非也傳引林外曰坵本以證坵之爲遠野正義又云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不同亦非傳悞

有驪有黃傳黃駢曰黃

瑞辰

按上句有皇傳黃白曰皇

見爾雅據三章有雒釋文雒本或作駱阮宮保謂爾雅舊有兩駱蓋同名而異物爲毛傳所本竊謂此詩傳黃駢曰黃亦當作黃駢曰皇與三章作兩駱者正同亦同名而異物皆本爾雅爲說爾雅爲淺人誤爲重出刪去其一毛詩又爲後人疑其二皇不應竝用因準詩人義

同字異之例段黃爲皇以與皇韻猶三章改駱爲雜又或改作駁也黃白曰皇黃駢亦曰皇皆黃馬兼有別色之稱若單稱黃則止一色毛傳宜云純黃曰黃與純黑曰驪同訓何由知其必爲黃駢乎此固有以知黃爲皇之段借也爾雅皇黃烏蓋以皇黃同音段皇爲黃與此詩段黃爲皇可以互證

以車彭彭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彭彭有力有容也正義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伉伉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尙疾故云釋釋見其善走也

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瑞辰按此詩四章文義相仿並無分言四馬之義彭騁古同聲通用說文騁馬盛也引詩四牡騁騁據玉篇騁騁馬行兒今作彭是彭彭卽騁騁謂馬盛也釋與騁通廣雅彭彭騁騁竝云盛也伾與駑通廣雅駑駑行也又曰伾伾衆也衆亦盛也玉篇駑駑走兒說文無祛字祛祛當从唐石經及相臺本作祛祛與渠渠聲義近廣雅渠渠盛也是則彭彭釋釋伾伾祛祛同爲盛耳傳分爲四義非也又按始與善古義相近說文倝善也一曰始也則作爲始亦得訓善又始與治古通用爾雅釋詁治故也邵云治當爲始按始亦有治義秦風載獫狁騁

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博噬始成之也是始卽治也又爾雅釋言作爲也小爾雅爲治也說苑指武篇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不作猶不治不治猶不善不善猶不才也是知二章思馬斯才三章思馬斯作猶首章思馬斯臧也傳訓作爲始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與秦風訓載爲始同義始亦治也四章思馬斯徂徂當爲駟之段借爾雅釋言焚駟也說文駟壯馬也各本作牡馬誤此从段本焚駟大也玉篇駟猶盛也音義又與琚近方言琚好也琚美也又音近祖說文祖事好也則思馬斯徂亦與思馬斯臧同義不得如箋訓徂爲行古人詠歎長言不嫌詞複說詩者強爲分別

失其本義耳

有騅有駮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駮釋文駮字

林作駮

瑞辰

按毛傳釋騅駮俱本爾雅惟說文云騅馬

蒼黑襍毛段玉裁以爾雅釋言莢騅也郭注莢艸色如騅證之知蒼黑爲蒼白之譌段又云古作平字中直貫下作平是以論曹魏者曰平之字曰不十也此詩經文原作駮字故釋文曰字林作駮今經傳皆作駮失其舊矣今按說文不大也从一不聲春秋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唐石經公羊作平平蓋丕之隸變漢碑丕字又作平下亦从十

有駮有雝傳赤身黑鬣曰駮黑身白鬣曰雝

瑞辰

按說

文駟赤馬黑髦尾也髦卽鬣義同毛傳釋文引作字林
蓋字林實本說文也正義曰黑身白鬣曰雒未知所出
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駟字而俗本多作駟字釋文
雒或本作駟字同阮宮保校勘記曰白馬黑鬣曰駟見
爾雅經文當是兩言駟故傳於下駟訓爲黑身白鬣曰
駟白黑互易而不妨同名此毛意若雒字則係後人所
改俗本作駟尤非今按阮說是也爾雅釋畜馬屬旣曰
刼上皆白惟馬又曰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馬牛屬旣曰
黑脣惇而六畜又曰牛七尺爲惇是爾雅固有異物而
同名者駟之有二亦猶是也此詩首章當有二皇亦與
末章二駟相類淺人疑爾雅駟馬不應有二妄刪其一

說詩者又以二駱不得爲韻遂作雒以別之雒卽駱之異體此亦猶谷風詩上作雒下卽改用雒之俗字作雒以別之此詩首章上句作皇下卽段用黃也

有驪有魚傳豪駟曰驪二目白曰魚

瑞辰

按正義云傳

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毛在骹而白長名爲驪也是正義本作豪駟白驪今作豪駟曰驪非其舊也然釋文本自作豪駟曰驪說文驪讀若簞字林言驪又音驪字从單聲單延也延長也蓋取豪長之義無取於豪白也曰白形近或譌作白正義遂以白釋之耳爾雅驪馬黃脊駟說文作驪驪馬黃脊駟也二字錯出竊疑驪卽驪之重文單古音讀如尋尋

習一聲之轉故驪或作騮說文本兼載二篆玉篇廣韵
並云騮驪馬黃脊又馬豪𡗗正本說文是其證也後人
誤分爲二字因以二義分屬二字耳孔疏言驪不見爾
雅由未知騮卽驪也而釋文云騮今爾雅本亦有作驪
者則知二字古固通用孔疏偶未檢耳爾雅一目白鰓
二目白魚此承上文驪白雜毛鵠言之蓋謂一目二目
之毛色白也郭注謂似魚目失之毛傳說文皆作二目
白魚與爾雅合惟釋文言毛曰一目白曰魚此自傳寫
之譌段玉裁遂欲據釋文以改爾雅說文謂二目白則
傳不言二不知一目二目相對成文此自屬辭之體耳

有駮

有飮有飮傳飮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
力則能安國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
足而臣莫不盡其忠瑞辰按說文飮馬飽也駉飽以雙
聲爲義蓋本三家詩馬飽食則能盡力臣得祿則能盡
忠箋義當亦本三家詩耳玉篇飮肥壯兒義本毛傳又
云駉同飮此亦猶毛詩苾芬字韓詩作馥也

在公明明箋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瑞辰按明勉一聲之轉明明卽勉勉之
段借謂其在公盡力也箋訓爲明明德失之

鼓咽咽傳咽咽鼓節也釋文咽本又作𦉑瑞辰按說文

𦉑𦉑鼓聲也引詩𦉑𦉑鼓𦉑𦉑今商頌作淵淵及此詩

作咽咽皆卽贅贅之段借贅借作咽猶姻之重文作嫻也釋文作𪔐又贅字之變體說文淵或省水是淵𪔐本一字

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

瑞辰

按唐石經有下

旁增年字正義引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豐年疏引詩亦有年字但經以有與子爲韻自以釋文本作歲其有爲是耳豐大也大則無所不有歲卽年也故傳以豐釋有以豐年釋歲其有傳當以歲其有爲一讀豐年也爲一讀正義合六字作一句讀失之

泮水

薄采其芹傳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芹水
菜也正義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
此可知也瑞辰按惠氏周惕曰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
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僨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畧
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爲釋菜也禮釋
菜退僨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爲僨
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今按惠說是也王制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奠幣禮先師
也此詩在泮獻馘在泮獻囚與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
告正合則詩言采芹采藻采茆宜如惠說以爲釋菜之
所用矣

其旂茷茷傳茷茷言有法度也釋文茷茷蒲害反又普

具反本又作伐瑞辰按羣經音辨卷三曰其旂伐伐伐

伐旂貌也伐伐卽茷茷之消茷茷又旂旂之段借六月

篇白旂央央釋文本作茷是茷旂古同聲通用之證其

旂茷茷猶出車篇胡不旂旂也說文旂繼旐之旗旂然

而垂也旂旂正旂之垂兒旂借作茷與伐猶發可借作

旂也

荀子韓詩外傳並引商頌載
三載發毛詩作武王載旂

鸞聲噦噦傳噦噦言其聲也

瑞辰

按說文鉞車鑾聲也

引詩鑾聲鉞鉞蓋本三家詩用本字戊音越歲从戊聲

故鉞鉞可段作噦噦說文歲讀若詩施罟沝沝賊讀若

詩施罟沝沝是其類也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

宜徧陰陽十二月一次釋名歲越也越故限也皆取聲
近爲義詩何以卒歲協烈褐以興嗣歲協較烈皆从本
音董彥遠正字謝啟云隸體散亡共守鑾聲之鉞鉞直
以鉞鉞爲誤字失之廣雅鉞鉞盛也義與鉞鉞近鉞鉞
亦言鑾聲之盛耳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釋文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茆藻
反瑞辰按說文蘼鳧葵也又茆鳧葵也引詩言采其茆

陸德明引鄭小同云江南名之蓴菜是茆卽今之蓴菜
或據說文引詩作茆从古酉字遂以毛詩作茆从卯爲
誤然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云古大篆卯字當讀爲
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蓴松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

言柳古柳卯同音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
字以从卯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今按柳字从
卯爲古文西裴松之謂柳从卯與辰卯同字非也而小
星詩以昴與柳韻十月之交詩以卯與醜韻此詩以茆
與酒老醜韻周禮茆菹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柳是从卯
之字亦讀同柳不煩改茆爲蒂而後協也周禮縫人注
故書髮柳爲接櫛此亦卯柳同音之證

順彼長道箋順從長遠是時淮夷叛逆旣謀之於泮宮
則從彼遠道往伐之瑞辰按長道猶言大道爾雅釋詁
順陳也凡儀禮言南順卽南陳也順彼長道卽陳彼長
道謂陳大道於泮宮之中箋謂從彼長道伐淮夷似難

詩義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屈治醜惡也治此羣爲惡之人瑞辰按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與毛

詩義略同爾雅釋詁屈收同訓聚是屈卽收之證然謂收斂得此衆聚不若箋訓爲治此羣惡爲善爾雅釋詁源治也某氏注引詩源此羣醜鄭讀屈爲源故訓治其義當本齊魯詩源者汨之段音說文汨治水也周語汨越九原汨越皆治也楚詞天問不任汨鴻王注汨治也若源之本義說文訓濁治濁爲治猶亂亦訓治也又按屈與黜聲近通用周語易沈伏而黜散越王尙書曰黜讀爲屈竊謂此詩屈當讀黜說文黜貶下也屈此羣醜

對上順彼長道以明善道則順陳之羣惡則黜退之耳
黜退卽所以治之與箋言治此羣惡義正相通

靡有不孝箋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

瑞辰按

孝者孝之隸變與孝弟之孝異字說文孝效也从子爻
聲箋訓爲法倣正與說文訓孝爲效合是知鄭君箋詩
時字原作孝孝字隸變爲孝猶教之隸變爲教也正義
云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力行孝似誤釋爲
孝弟之孝矣此承上昭假烈祖言當謂僖公之法倣烈
祖言旣感格烈祖無有不效法烈祖者箋謂國人法倣
魯侯似非詩義

淑問如皋陶箋淑善也

瑞辰

按說文淑清湛也

詁淑清也淑問猶呂刑言清問也說文清暇也服虔明也則清問又如言明問耳

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謂淮夷正義磨印傳以狄爲遠則此傳亦爲遠也瑞辰按說文逖遠也古

文作過傳以狄爲逖之消借故訓遠然云遠彼東南則不辭不若箋讀剔訓治爲允釋文引韓詩作豸云豸除也除亦治也鄭箋讀剔字雖異其義當卽本韓詩耳逖易古同音剔借作狄猶春秋易牙史記作狄牙契母簡狄漢書人表作簡邊也說文狄从犬亦省聲故與易之讀亦者同音而惕或作愁逖亦或作邊也

烝烝皇皇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

皇當作咍咍咍咍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淮夷皆勸之

有進進往往之心瑞辰按說文烝火氣上行也引申之

爲厚又爲美大雅文王烝哉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以

傳訓皇皇爲美推之烝烝亦當爲美美與盛同義烝烝

皇皇皆極狀多士之美盛耳爾雅釋訓烝烝作也釋詁

烝進也此箋義所本然釋詁咍咍皇皇竝訓美則箋訓

進進往往亦與美盛義相通耳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吳譁也不謹譁不大聲瑞辰按

毛傳於絲衣篇不吳訓譁此詩無傳義與彼同正義曰

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據釋文不吳

王音誤則讀誤者乃王肅義非毛傳義也王肅蓋嫌

記引絲衣詩不吳作不虞又閼宮詩無貳無虞毛訓虞
爲誤遂以誤釋吳耳正義又云鄭讀不吳爲不娛故以
吳爲譁按絲衣篇不吳正義本作不娛故以此箋訓吳
爲譁亦當讀娛然據釋文不吳鄭如字則鄭箋本自作
吳不作娛說文吳一曰大言也大言卽譁不煩改作娛
也揚傷古音近傳葢以揚爲瘍之段借釋文爲瘍字作
音或陸氏所見毛傳本作瘍傷瘍音同故本又作傷澤
陂詩傷如之何魯詩作陽玉篇陽傷也揚之訓傷猶傷
之通陽也揚或段作陽漢衡方碑不虞不陽卽此詩不
吳不揚之異文也據箋以不大聲釋不揚則鄭讀揚如
將上堂聲必揚之揚與不吳爲不謹譁語相類義勝毛

傳揚與傲義亦相近此詩不吳不揚猶然衣詩不吳不
敖特變文以協韵耳

東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東搜衆意也箋東矢搜然言勁
疾也正義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
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東

瑞辰

按東矢之說多寡不

一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大射儀賓諸公卿
大夫之矢皆異東此以四矢爲東也周禮大司寇八束
矢于朝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此以百矢
爲束也淮南子汜論云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高注箭
十二爲束此以十二矢爲束也東矢無定數皆取歡聚

之義釋文搜依字作搜說文搜衆意也玉篇搜聚也字通作蒐爾雅釋詁蒐聚也東矢非可齊發箋訓爲勁疾失之

戎車孔博箋博當作傳甚傳綴者言安利也瑞辰按博傳古同音石鼓文徒馭孔庶廓騎宣博正讀博如傳故箋以博爲傳之段借王肅訓爲博大失之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應音礦曰濶也一曰廣大也瑞辰按今本說文應字注不引詩蓋脫去陸氏所見本當有之又嬰字注讀若詩穰彼淮夷之穰據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疆彼獷俗李注引韓詩獷彼淮夷云獷覺悟之貌說文蓋本韓詩應與獷皆獷字

之同音段借段玉裁謂作慮者爲毛詩失之淮夷於魯
爲近不得爲遠行兒亦不得如韓詩訓覺悟當从孟康
漢書注訓獷爲彊獷俗卽彊俗也毛詩作憬亦段借字
獷與憬雙聲邶風二子乘舟篇以景與養韵古音讀景
若經亦與獷音近故通用罔與獷亦雙聲獷借爲憬猶
說文罔讀若獷也說文又曰憬覺悟也引詩憬彼淮夷
此則字同毛詩而義同韓詩也段玉裁疑憬出三家詩
亦非

大賂南金傳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大猶廣也廣賂者
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瑞辰按此承上
文來獻其琛而言大賂南金與元龜象齒對言南金爲

獻琛之一大賂當爲大輅之段借禮運山出器車正義引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大平山車垂鉤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俾於西清裴駟史記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後漢書輿服志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注殷人以爲大路是大輅本象山車而作山車或亦名大輅故得在獻琛之列輅借作賂猶輅亦借作路也毛鄭訓爲賂遺失之殿本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大路南金或古本有作大路者今汲古閣本仍作大賂

閼宮有恤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恤清靜也箋閼神也姜源神所依
故曰神宮瑞辰按路史以女媧爲神媒注引風俗通云
女媧禱祀神示而爲女祿因置昏姻爲行媒所始藝文
類聚卷八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閼宮其地扶
桑履大人跡生稷是以閼宮爲神祿之宮姜嫄出祀郊
祿因遊祿宮與孟仲子以閼宮爲祿宮正合毛傳以閼
宮爲姜嫄廟又引孟仲子曰是祿宮者廣異說耳孔疏
合而一之誤矣說文祕神也閼與祕音義同又爾雅釋
詁茲神竝訓愼是茲與神同義茲亦閼也古有神祿之
稱故神其廟曰閼宮傳箋竝以爲姜嫄廟失之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跡故曰是始斷商瑞辰按翦與踐古同音通用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鄭注踐讀曰翦是翦可借作踐矣竊謂踐亦可借作翦此詩翦商當讀爲踐履之踐周自不窋窋居戎狄之間及公劉遷豳皆近戎狄至大王遷岐始內踐商家之地故曰實始翦商翦商卽踐商也與書序周公踐奄文法相類踐奄卽書所云周公居東史記作殘奄音近段借鄭訓翦滅亦爲未確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高注踐往也正與踐履同訓豳詩譜云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

陽言入者正對舊處戎狄在外言之實始翦商正承上
居岐之陽故知其爲踐商也毛鄭訓爲齊斷旣與大王
所處之時事不合惠氏棟訓翦爲勤又與下文纘大王
之緒致天之居於牧之野文義不貫段玉裁訓翦齊爲
齊等之齊謂齊商之勢盛楊慎及嚴可均據爾雅戡福
也說文引詩作戡商因謂實始翦商謂大王始受福於
商均非詩義

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箋屈殛也文王武王繼天王之事
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殛紂於商郊牧野瑞辰按箋
丙大平二字衍文當讀致天所以罰殛紂爲句此釋詩
致天之居也於商郊牧野另爲句此釋詩于牧之野也

屈殛釋文本本作極正義相臺本考文古本亦作極據正義云定本集注本極皆作殛殛是殺非也是正義本作極之證殛極古通用書繇則殛死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竝云殛本作極正義引爾雅屈殛也今本釋言作屈極也釋詁艘至也孫炎曰艘古屈字屈之訓極古兼二義一爲極至之極詩靡有夷屈不知所屈是也一爲誅極之極此詩致天之屈是也說文屈行不便也一曰極也極至與誅極皆謂窮極之誅極所以罰也逸周書商誓解曰予惟甲子尅致天之大罰正與詩致天之屈同義文選潘勗冊文李善注引詩致天之罰屈于牧野其所引屈于牧野或有譌誤至以罰伐屈則與屈訓誅極

義正合

無貳無虞傳虞誤也箋虞度也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瑞辰按虞與誤古同音通用逸周書官人解營之以物而不誤大戴禮作虞是也廣雅釋詁虞欺也誤亦欺故呂氏春秋高注云欺誤也無貳無虞皆無欺誤之義貳當爲貳之譌讀如貳猶大明詩無貳爾心貳亦貳也箋訓虞爲度失之此詩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與大明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皆武王誓衆戒其欺貳之詞箋以爲民戒武王之詞誤矣

敦商之旅箋敦治也武王克商而治商之臣民釋文敦

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

瑞辰

按常武箋敦當

作屯文選甘泉賦注敦與屯同此詩敦亦當讀屯屯聚也敦商之旅猶商頌哀荆之旅哀亦聚也蓋自聚其師旅爲聚俘虜敵之士衆亦爲屯聚之也說文淳字注云磊淳重聚也正與敦之讀屯義近箋訓治王徐訓厚竝失之

克咸厥功箋咸同也能同其功於先祖也瑞辰按樂記咸池備矣史記樂書作咸池備也謂咸卽備也方言備該咸也廣雅備賅咸也是咸與備可互訓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訓皆訓悉正與備義相同尙書大傳備者成也廣雅備成也克咸厥功猶云克備厥功

亦卽克成厥功也箋謂同其功於先王失之

龍旂承祀箋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

瑞辰

按周禮司常云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又曰交龍爲旂觀禮侯氏載龍旂弧韋是龍旂本諸侯所建朝覲且用之則祭天祭祖皆得建之箋以承祀爲視祭事實兼天祖之祭而言合下文春秋匪解四句言之古毛詩以龍旂承祀專指郊祀固非正義專謂視宗廟之祭亦非箋指郊特牲曰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
所以明天道也是祭天之旂實兼有龍與日月李輔平
曰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
各舉其一其說是也正義據明堂位以駁龍旂祭天之
說誤矣

六轡耳耳傳耳耳然至盛也瑞辰按耳耳卽爾爾之段
借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單言爾亦爲盛采薇詩彼爾
維何傳爾華盛貌是也重言之則曰爾爾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
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瑞辰按江永羣
經補義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僭郊爲大惡不可

書故春秋於僖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今按江說是也春秋僖公以前無書卜郊之事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正僖始僭郊之證周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穆謂之郊祭有常日故不卜而魯郊卜以三正與周禮殊公羊傳三卜禮也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謂以十二月上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是魯郊之始惟三卜耳其後僖三十一年四卜郊成七年五卜郊又非三卜之舊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則郊不以春而以秋矣箋惟據明堂位祀帝于郊爲成王特賜周公

故以魯郊爲成王所命耳又按魯郊祭天卽是昊天上帝箋以皇皇后帝爲天是也正義據明堂位鄭注謂魯郊惟祭蒼帝靈威仰亦非

享以騂犧傳騂赤犧純也箋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

端辰

按春秋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

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周色尙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周禮牧人鄭注犧牲毛羽完具也皆與詩傳同義說文犧宗廟之牲也牲牛純色與毛鄭說異據周禮牧人凡時祀之牲必用

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司農曰牲純也按以牲對尨尨爲雜色則牲爲純色可知牧人又云凡祭祀共其犧牲左氏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昭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又淮南說山篇生子而犧首以祭祀所用牲爲犧說又言宗廟以該凡祭祀耳今按犧之言希也牲之純色者恒希少也又犧與好雙聲凡宗廟祭祀之牲必取其完好者故名犧也牲之言全也後鄭以牲爲體完具書微子某氏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牲蓋對言則犧與牲異如微子以犧牲牲並言是也通言則純色可曰牲亦可曰犧牧人用牲物牲對尨言

此詩享以騂犧是也毛鄭以犧爲純與說文以犧爲宗廟之牲牲爲純色其義自相通耳

是享是宜箋天亦饗之宜之

瑞辰

按宜本祭社之名爾

雅釋天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宜求見福祐也是也凡神歆其祀通謂之宜鳧鷖詩公尸來燕來宜及此詩是饗是宜是也爾雅宜事也鳧鷖傳宜宜其事此詩無傳義與彼同

夏而楅衡傳楅牛角以楅之也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觶人也

瑞辰

按說文告字注牛

觸人角箸橫木以告人也與毛鄭言楅衡設於牛角者相類至木部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不言設於牛角角

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用韵會所據徐鍇本無其角二字段玉裁云說文以設於角者謂之告此云牛觸橫大木是闌閑之謂衡大木斷不可施於角此易明者今按段說是也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鄭司農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皆不云設於角又牛人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以說文訓桂桓爲行馬證之行馬卽今鹿角木取其可以闌人也則鄭司農亦以楅衡爲闌閑之類矣易大畜六五豮豕之牙吉牙鄭讀爲互互以禁豕放逸與六五童牛之牯牯以防牛牯觸正相類至封人鄭注楅設於角衡設于鼻分爲二物

與毛鄭言楅衡設牛角異與先鄭杜子春許叔重說亦異未知其所本矣

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

瑞辰按公

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剛此毛傳所本春秋繁露郊事對曰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其說亦本公羊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剛者牝之段借說文牝特也特牛父也是牝與牡名異而實同騂牝猶云騂牡特變文以與牡相對耳何休公羊注以騂牝爲赤脊雖與說文訓剛爲山脊同義然與白牡語不相類不若說文訓特爲允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

瑞辰

按沙與疏雙聲其字

同出審母故古通用周禮典瑞疏璧琮以歛尸鄭司農
注疏讀爲沙巾車疏飾杜子春亦讀疏爲沙是其證也
說文疏通也引申爲凡疏刻之稱西京賦薛琮注疏刻
穿之也犧與沙古音同部又轉爲疏故犧尊卽疏纓之
尊猶疏屏疏勺之類

明堂位疏屏正義疏刻也

毛傳有

沙飾者正疏飾之段借葢毛傳間用段借字如狼跋傳

烏達屨也達卽奇之段借韓奕傳曲顧道義義卽儀之

段借是其類也犧尊周禮作獻尊鄭君鬱齊獻酌注云

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大射儀兩壺獻酒注

獻讀爲沙古音寒元與歌戈兩部多通轉故獻亦讀沙

猶獻亦通儀也明堂位周獻豆鄭注獻疏刻之是獻亦

疏之段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而為犧尊青黃而

文之淮南子俶真云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剖

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鏤鮮鏤鮮當从說文作鏤鱗謂鐘

鏤見陳編修左海經辨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注犧讀曰希犧尊

猶疏鏤之尊說正與毛傳有沙飾卽疏飾合正義謂沙

飾爲沙羽飾尊失傳惜矣淮南子言犧尊兼有華藻鏤

鱗龍蛇虎豹之飾皆謂疏刻之鄭司農云飾以翡翠彫

康成云刻畫鳳凰之象其形娑娑然皆由未識毛傳沙

飾卽疏飾犧亦疏之段借至王肅云犧尊形如牛而背

上負尊則愈失之鑿矣

不震不騰傳震動騰乘也箋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
瑞辰按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
騰騰者勝之段借說文滕水超涌也正與傳訓騰爲乘
同義正義云震騰以川喻是也

三壽作朋傳壽考也箋三壽三卿也
瑞辰按據下言如

岡如陵是祝其壽考則壽从傳訓考爲是考猶老也三
壽猶三老也晉姜鼎銘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昭三年左
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
文選李善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
下壽八十皆三壽卽三老之證箋訓爲三卿失之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
瑞辰按司馬法言車乘有

二法一爲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戴震金榜竝曰此通正義之卒小司徒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一爲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戴震金榜竝曰此謂正卒小司徒所謂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也詩上言公車千乘下言公徒三萬正與司馬一乘三十人之數適合箋以爲三軍之成數及蒼臨碩又以爲二軍之大數今按二軍之說是也古制蓋以五百乘爲一軍采芑篇其車三千謂天子六軍也此詩公車千乘謂次國二軍也魯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則襄以蒞蓋止二軍公羊傳古者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謂魯初封時也軍將皆命卿自其平時言則曰卿自其有事出

軍言則稱士上士下士謂二軍也惟公徒三萬以爲二軍與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不合若謂舉其大數則又與司馬法一乘三十人之數不合竊謂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周禮制軍簡閱之數五百乘爲一軍萬五千人者出征制軍之數二者各不同也又春秋時諸侯制軍其車乘及人皆無定數晉文三軍而城濮之役僅七百乘是以二百三十三乘爲一軍以一乘三十人計之一軍合七千九百九十人而齊桓三軍則管子以萬人爲一軍楚人無定數也齊語五十人爲小戎是以五十人爲一乘左傳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據銀虔注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爲兩則以百

七十五人爲一乘是每乘之人多寡亦無定數則魯國
二軍之車千乘徒三萬又何疑焉

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

瑞辰

按朱

綬承貝冑言段玉裁言毛意謂以朱綬綴貝於冑是也
正義謂朱綬綴甲失之

烝徒增增傳增增衆也箋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

瑞辰

按爾雅釋詁烝衆也烝徒卽衆徒也傳以增增爲衆兒
則其訓烝爲衆可知箋於械櫜詩烝徒楫之亦訓烝爲
衆獨此箋以烝爲進訓烝徒爲徒進之倒文未若訓烝
爲衆於義爲順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傳膺當也箋懲艾也僖公與齊桓

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

瑞辰

按史記建元

以求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荆荼是微爾雅說文竝
曰應當也作應者三家詩毛詩及孟子引詩作膺卽應
字之段借據孟子釋文於膺擊下云丁本作應則孟子
本亦有作應者矣趙注孟子曰膺擊也據孟子曰周公
方且膺之又曰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若訓爲當則
不詞以从趙訓擊爲善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
應之大棘處方篇荆令唐蔑將而應之高注竝曰應擊
也淮南主術不使應敵高注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
注亦讀膺爲應矣荼舒懲徵古竝同音通用考工記弓
人注荼古文舒字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欲鄭本懲作

徵是其證也又按箋以此章以下皆美僖公而孟子兩
引此詩戎狄是膺皆確指爲周公聖門傳授師說必有
所本翟氏灝曰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勲三章言成王封魯
四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皆言周公下言俾爾昌
而熾等語亦謂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
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於費誓者
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以此推之則詩與孟子正
合較箋說爲善

則莫我敢承傳承止也箋天下莫敢禦也

瑞辰

按哀四

年左傳諸大夫恐其才遷也承杜注承音懲蓋楚言此

詩承當卽懲之段借故傳訓止卽以訓懲者釋之箋訓承爲禦禦亦止也詩上言荆舒是懲故下段借承字以與懲爲韵此亦詩人義同字變之例耳則莫我敢承猶商頌則莫我敢曷曷與遏同荀子引詩作遏曷遏爾雅皆訓止也

壽胥與試箋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瑞按試猶式也字通作視呂氏春秋式夷漢書古今人表作視夷廣雅視比也比之言比擬也壽胥與試承黃髮台背言猶云壽相與比耳箋訓爲講試失之

魯邦所瞻傳詹至也

瑞辰

按詹者瞻之消借言泰山爲

魯邦所瞻仰說苑雜言篇引作魯邦是瞻蓋本韓詩故

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贍

奄有龜蒙傳龜山蒙山也箋奄覆

瑞辰

按說文奄覆也

大有餘也義與箋同水經注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有龜山操卽此漢地志泰山郡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元子欽齊乘龜山近魯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者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今按蒙山居魯四境之東故一名東山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一名東蒙論語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元和郡縣志析蒙山與東蒙爲二失之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箋荒奄也釋文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

瑞辰

按說文荒字注一曰艸掩地奄猶掩也故

鄭訓荒爲奄爾雅釋詁懽有也郭注引詩遂懽大東邢
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作遂懽者所見本異或當
在齊魯韓詩今按荒懽一聲之轉荒通作懽猶大戴投
壺篇無荒無懽小戴作母懽也據釋文言韓詩作荒則
毛詩經傳原當作懽故訓爲有郭璞所見毛詩自作懽
今經傳作荒者後人誤以韓改毛也釋文荒如字亦當
爲懽如字之譌凡毛韓詩同字者釋文但引其義以別
異同若毛詩作荒釋文不更言韓詩作荒矣鄭君先通
韓詩其箋詩或據韓詩作荒遂以荒奄釋之耳古有與
至大義皆相成益大則無所不有大則無所不至故大
謂之荒亦謂之懽懽訓爲有亦訓爲大亦訓爲至爾雅

釋詁旺大也釋文旺本亦作至是至有大義之證毛訓
撫爲有韓訓荒爲至音義原自相通說文荒蕪也以雙
聲取義正與撫之通荒者同說文又曰沆水廣也凡毛
詩作荒訓大訓有者皆沆字之段借惟鄭訓荒爲奄則
取荒字之本義

淮夷來同箋來同爲同盟也

瑞辰

按說文同會合也朝

與會同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諸侯殷見天子曰同小國
會朝大國亦曰同猶諸侯朝天子曰朝諸侯自相朝亦
曰朝也來語詞淮夷來同猶大雅徐方旣同也同亦會
朝之通名詩特變朝言同以爲韵耳箋以來同爲同盟
必增成其義而始明非詩義也

保有鳧繹傳鳧山繹山也

瑞辰

按元子欽齊乘鳧山在

鄒縣西南五十里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繹通作嶧

漢地志云魯國鄒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注

引詩保有鳧嶧爾雅釋山屬者嶧郭注言絡繹相連屬

也初學記引爾雅舊注云魯國有繹山純石相積構連

屬成山嶧山一名鄒山水經注鄒山卽繹山邾文公所

遷是也魏書地形志分鄒嶧爲二山失之至漢地志東

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其地在今徐

州府邳州與繹山在今兗州府鄒縣者異地正義引書

嶧陽以證詩之繹山誤矣

淮夷蠻貊傳淮夷蠻貊蠻貊而夷行也

瑞辰

按俗本傳

脫蠻貊二字此从段玉裁本補據正義釋傳云言淮夷
蠻貊如夷行者知傳內而字卽如字之假借正義乃以
正文釋之或遂以傳爲譌字皆非也惟古者戎夷蠻貊
散文則通詩以蠻貊與上徐宅爲韻故淮夷可通稱蠻
貊猶韓奕詩奄受北國而上言因時百蠻百卽貊字之
消借也不必如傳云蠻貊而夷行始兼稱淮夷蠻貊耳
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
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
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田末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
食邑於薛瑞辰按齊語管子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
潛管子作常潛則常邑曾見侵於齊莊公時復歸於魯

去僖公時未遠故詩人尙舉以爲頌美之詞春秋桓二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僖公時蓋亦復之春秋或未及載猶齊桓反魯常潛春秋亦未載也

徂來之松傳徂徠山也

瑞辰

按傳亦當依經作徂來唐

石經及相臺本不誤後漢補郡國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水經注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西山多松栢詩所謂徂徠之松則詩一作徂徠矣

新甫之栢傳新甫山也

瑞辰

按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

新甫山新甫蓋卽梁甫白虎通曰梁甫者泰山旁山名又曰梁信也甫輔也信古讀如伸伸與辛雙聲顏氏家訓音詞篇引字林伸音辛則知梁訓爲伸伸讀同辛故

梁甫一作新甫漢地志泰山郡有梁父縣父與甫古通用

是斷是度正義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瑞辰按度者剡之消借說文剡判也廣雅剡分也爾雅木謂之剡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剡之左傳今作度是剡古借作度之證玉篇引爾雅作木謂之櫟今江東斫木爲櫟是剡與斷義近故詩以斷度並舉正義訓爲量度與下文尋尺爲複失之

松桷有舄傳桷椽也舄大貌釋文舄音昔徐又音託瑞辰按舄本離字毛傳訓大貌蓋以舄爲斥之假借倉頡篇斥大也小爾雅斥開也開之使大故舄亦訓大禹貢

海濱廣斥文選海賦襄陵廣舄李注斥與舄古今字是
斥舄古同音通用之證舄徐音託音義又與拓同廣雅
拓大也玉篇拓廣大也說文繫傳引字書拓令衣張大
也拓音義又近廓廓亦大也方言張小使大謂之廓
路寢孔碩傳路寢正寢也

瑞辰

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

故奚斯頌歌其露寢蓋本三家詩借作露寢

新廟奕奕傳新廟閔公廟也箋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

也

瑞辰

按毛傳釋閔宮云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則魯不

得有姜嫄廟箋以新廟爲姜嫄廟不若毛傳指閔公廟
爲確據左傳逆祀言新鬼大故鬼小則僖公時閔公廟
得稱新廟矣毛詩經作新廟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曰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韓詩亦作新廟而蔡邕獨斷
引頌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呂氏春秋高注及續漢志
引亦同又周禮隸僕注引詩寢廟奕奕相連貌蓋連上
路寢孔碩約舉其詞猶正義曰作寢廟所以爲美者又
曰寢廟廢壞皆以寢廟連言非齊魯詩經文或作寢廟
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奚斯作
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瑞辰按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
魯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揚子
法言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
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魯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

魯其說均本韓詩以奚斯所作爲作頌與節南山家父作頌巷伯寺人孟子作而作詩崧高蒸民並言吉甫作頌皆於篇終見意文法相類此詩不言作頌者以言作頌則於韵不相協也奚斯所作當屬下孔曼且碩讀之不常屬上新廟奕奕讀孔曼且碩猶嵩高詩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也顏師古匡繆正俗洪邁容齋隨筆並以奚斯頌魯爲誤不知其說本韓詩較毛鄭說爲善孔廣森段玉裁均取韓詩之說而段欲牽合毛韓爲一謂毛傳作是廟也廟爲詩字之譌則似未確據鄭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正申傳奚斯作廟之說若毛傳原作作是詩而鄭君易之則箋必云作謂作新廟矣

萬民是若箋國人謂之順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若惠順也此箋義所本爾雅釋詁若善也善與順義相成此承上奚斯作詩言之則宜訓善謂善其作是詩也